

幸运不是偶然

文／走正道

世人常说某人幸运，仿佛福分是偶然落到头上的。可是在传统文化看来，世间没有无因之果。一个人的得失、祸福、转机与归宿，往往都与他曾经种下的善恶之因有关。所谓幸运，很多时候只是善因成熟时显现出来的结果。

古人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不是一句空泛的劝善之语，而是古人对天理、人心与命运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有一则传统文化故事，正道出了“福有前因”的道理。

明朝年间，江苏镇江京口有一位秀才张生。他家境贫寒，性情粗豪，平日里也曾做过不少不义之事，甚至时常为祸乡里。但此人并非全无善根，他敲诈勒索来的钱财，又常常随手接济穷人，因此自己家中反倒常常设有隔宿之粮。

一年除夕，张生家中又断了粮。他想到亲友之间多有不怨，自己又不愿低声下气向人求告，便拿了家中一块旧布料，到当铺换了些钱，买了一点米粮、食品和香蜡纸，提着篮子往家走。

那天天晚雪大，路上又滑。快到家门口时，张生不小心跌了一跤，篮子里的东西全都翻倒在泥泞里。他赶忙回家取了灯，再返回去寻找。没想到，他在雪地中意外拾到一只沉重的口袋。拿回家一看，里面有元宝、碎银、洋钱、零钱，还有账簿和手折，显然是一家绸缎庄收账所失。

张生一时非常高兴，心想这下可以过上安稳日子了。可正要把手袋拿到里屋去时，他忽然转念一想：这些东西一定是店中伙计或账房收账路过此地时丢失的。若失主无法向东家交账，恐怕卖了全家也赔不起，最后很可能只有死路一条。

想到这里，张生的心软了下来。他没有把财物据为己有，而是将口袋收好，自己拿着灯，坐在门外风雪中等待失主。

没过多久，远处果然有一位老者带着两个少年，挑着绸庄的号灯，沿路照寻而来，神色仓惶。张生见状，知道多半就是失主，便招呼他们：“你们在找什么？”

老者一见是张生，知道他平日名声不好，不敢直说。只支吾着想走。张生追问之下，老者才说，自己刚才收账路过此处，遇上雨雪交加，急忙赶路，丢了一只布袋，如今怎么也找不到了。

张生便问袋中有什么。老者将银钱、账簿等物一一说出，完全相符。张生将他请到家中，拿出口袋说：“你看看，这里面的东西对不对？”

老者大惊，望着张生，心中既害怕又疑惑，一时不敢说话。张生安慰他道：“老先生不要怀疑我。我要是想拿这袋中之物，又怎会一个人坐在风雪中等你来呢？”说着，便将口袋还给了老者。

老者见失而复得，泪如雨下。他说，自己在店中管收账，今日若丢了这些钱物，便是把全家卖了也赔不起，只怕只有一死。如今张生救了他，也等于救了他一家老小的性命。老者连

连叩谢，又请张生分取一半。张生严肃拒绝了。

老者坚持不肯走。张生笑着说：“若非要给，就借给我两块银洋，让我大年能吃上一顿饱饭，也就够了。”老者见他真心实意，便拿出两块光洋相赠，叩谢而去。

张生拿了钱，又出去买了粮食和果品，献神供天，夫妇二人这才吃上了一顿年夜饭。

当夜，张生做了一个梦。梦中他被人捆绑，带到一位王者模样的人面前。那王者呵责他说：“你多行不义，再不改正，当堕饿鬼道！”张生正叩头乞饶，忽然有人拿着一张状子上前禀告。王者看后，脸色立即和缓下来，说：“这是大善事，足以抵销以往恶行。应该还他禄籍，入本年科榜。”又对张生说：“你回去以后，应当痛改前非，一心向善，前程未可限量。”

张生醒来，知道是归还失银之事感得神明护佑。从此，他在神明前发誓，遵行功过格，止恶从善，以赎从前罪业。

不久，那位老者衣冠整齐，前来拜谢，说自己已经将此事禀报东家，东家也深为感动。后来到了秋试时，众秀才纷纷去金陵应考，张生却因贫困无钱，连每日饭食都难以周全，更不用说远赴考场了。

恰在此时，老者又遇见了他，问他为何还不动身应考。张生说自己没有盘缠。老者便请他回家等候。不久，老者和绸缎庄东家一同来到张生家中。东家感念他的高义，奉赠二十金、白米四石；老者又拿出自己积蓄的工钱二十金相赠，催他赶快赴考。

张生推辞不过，只得收下，立即搭便船赶往金陵应试。揭榜之时，他果然考中。后来老者和店东家又赠他进京赴试的路费，张生竟联捷中了进士，后来官至观察使。

张生之福，并不是凭空而来。他原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甚至曾经做过不少恶事。但在关键时刻，他没有被眼前横财迷住心窍，而是想到了失主的难处，想到了一个家庭可能因此破碎，想到了自己的贪念也许会成为别人的死路。

这一念，就是他的转折。

人最可贵的，不是从未犯过错，而是在善恶关头还能守住良知。张生贫困到除夕无粮，却能在重金面前替别人着想；他曾有恶行，却能在梦中警醒之后痛改前非。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命运从那一念善心开始转变。

这样的道理，并不只存在于古书故事之中。由古及今，天理并不因时代变化而改变。今天的人同样在一次次选择中种下自己的因。尤其是在是非颠倒、善恶混淆的年代，一个人能不能明辨真相、守住良知，往往关系着自己的未来。

明慧网上曾刊登过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她结束非法劳教后回单位上班，身体十分虚弱，又因信仰问题处境艰难。单位开会研究把她分到哪里，许多人沉默不语，唯恐惹上麻烦。只有一位 C 主任站出来说：“我要她，她干活实在，她不就是个信仰问题吗？我要她。”

药 癮

文／玉琳

听他说完，我心里很同情他。

泰勒说：“我已经被折磨二年了，有多少周末我都是在急诊室里度过。我因为服了药后，经常发现自己坐在家门口吃冰淇淋，怎么回到家的，为什么坐在门口自己一点也不知道，会吓出一身冷汗，因为我一点记忆都没有。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得的是什么病，反而怪我精神不正常，疼痛是自己臆想出来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痛，就是像吸食毒品一样对药物上了瘾……”说着说着她就嚎啕大哭起来。

见此症状，我就先安慰她，也许用针灸可以治愈你的腰痛。

于是，几根针下去，她安静了下来。这一次治疗后，她便没有再来。

没想到一年半后，她又来了。

上一次她来治腰痛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是因为她那修长的身材像是芭蕾舞演员，加上一头美丽的头发。这次见到她，如果不是病历的提醒，我已经完全认不出她了，不仅体形变了，头发也像鸡窝一样乱七八糟，加上浓浓的化妆，她看上去老了至少十岁，眼袋也有了，两眼发出暗淡滞滞的光。

给她针完后，我就仔细地检查她的腰部。当我第一眼看到她的背部如蟒蛇一样的花纹时大吃一惊，天哪，她的后背三分之二的皮肤深一块浅一块的有规律排布着白色和棕色的图案。

“你被烫伤过吗？”我问。

“没有。”

“怎么皮肤会变成这种颜色呢？”

“不知道，”她又说：“刚开始是少部份皮肤，后来蔓延开来，才越来越大，现在要占据整个背部了。”

这时，我想起过去曾经治过的一例这种病案，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带状疱疹，隐藏很深，似乎要发作，却又发不出来。病毒平时一直潜伏在脊神经根里，人一疲劳，抵抗力弱就发作，这是一种很难根治的毛病。

它的特点也是疼痛难熬，想到这里，我才开始将这“迷

迷”这句话，看似平常，却是在压力面前作出的选择。别人回避，他接纳；别人观望，他承担；别人受谎言影响而疏远修炼人，他却看重一个人的实在与善良。

那位学员刚回单位时，身体还没有恢复，干不了重活。按照厂里的惯例，工人几乎都要三班倒，可 C 主任看到她的身体状况，便安排她上白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奖金也照常发。有些人私下议论，觉得不公平。C 主任听到了，便说：“我当领导，我说了算，我就给她那么多。”

后来，这位学员身体逐渐恢复，C 主任又给她安排了一个相对轻松的岗位。有人走后门想顶替她，C 主任知道后，当众制止，又把她调回原岗位。还有一次，车间党支部书记让她这个不是党员的人去参加党员会议，她没有去，就扬言要处罚她、不准她上班。她返回车间途中遇到 C 主任，说明情况后，C 主任只说了一句：“该干啥干啥去。”她便堂堂正正回去工作。

这位 C 主任多次了解大法真相，也很认同大法。后来，那位学员曾对他说：“你对我好，你就是对法轮功好；你对法轮功好，你会步步高升。”C 主任当时说，自己已经升到头了，不可能再升。可几年之内，他竟从副主任升为正主任、副厂长、正厂长，后来又调到局里，成为处级干部。

表面看，这是仕途顺遂；从善恶有报的道理看，却有更深的前因。人在风平浪静时说几句好话并不难，难的是在压力、谎言和群体沉默中，仍然能够分清善恶，善待好人。C 主任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没有随波逐流，没有因外在压力而亏待一个善良的修炼人。

同一篇文章中也提到另一位领导——党支部书记。他听信谎言，但不愿了解真相，反而向上汇报，参与迫害。后来此人遭遇不幸，令人叹息。这样的事，并不是为了让人幸灾乐祸，而是在提醒世人：善恶面前，每个人都在为自己选择未来。助恶害人，则是在为自己种祸根。

乱世之中，最难也最重要的，就是明辨善恶，守住良知。

因为乱世中，是非，常常被搅乱，善恶，也容易被混淆。许多人在压力和谎言面前选择沉默，甚至把随波逐流看成自保。可是天理看的是人心。一个人真正的选择，常常不在豪言壮语中，而在某一个具体时刻：是否愿意帮人一把，是否敢说一句公道话，是否在别人受难时仍能给予公正的对待。

张生的一念，是在风雪除夕、饥寒贫困中发生的；C 主任的一念，是在压力和众人沉默中发生的。时代不同，处境不同，但人心面对的考验却相通。一个人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善，也就是为自己种下了福因。

所以，真正的幸运，并不只是偶然得到了什么，更在于一个人在关键时刻没有丢掉良知。福有前因，祸亦有由。人的未来，往往就在一念之间开始改变。

愿大家在纷乱世间，仍能明辨真相，守住良知。若能善待善良人，不随恶流，就是在为自己和家人种下一份福。

魂阵”弄清楚了。

噢，原来她的腰痛并不是临床常见的腰肌扭伤及腰椎间盘突出 的病，而是由带状疱疹引起的神经系统的疾病。由于诊断不明，治疗自然难以对症，致使疾病越来越猖狂，到今天这个地步。

也就是从这天起，她的病情才开始有转机。当然戒药也与戒毒一样，非常痛苦。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今天不服药就算了的，身体内会起反应，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焦虑烦躁，疼痛难熬，没有一分钟可以静的下来。就这样，我教她呼吸、打坐，将自己捆在椅子上，用尽了一切招数就是不吃药。开始时，她非常怀疑，这种诊断的正确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医生提过。但二、三天下来，不吃药虽然疼痛，但她的头脑是清醒的，意识是明白的，且每过一小时后，她都有蜕一层皮的感觉。就这样，三个周期下来，泰勒居然没有吃一粒止痛药或镇静药。

我与她谈到锻炼身体，注意饮食，又专门讲了修炼之道，让她先到图书馆借书，看完了再继续讨论。到此刻我写这篇医案时，她还是我的病人，还在继续与病痛抗争，但至少她不再陷入那令人绝望的困境中了，眼下的问题，是如何恢复正常生活并进行自我管理。

后来我有机会遇到了泰勒的医生，那位将她转到我这儿的西医。他告诉我：“泰勒非常信任我，她以为我所有关于她的腰痛的答案。由于她的信赖，促成我过强的自信心有些远离现实。我是想帮助她解脱这痛苦的困境，不断地增加剂量。从另一方面说，我也知道是在害她，但是我自己也陷在这内疚中无法自拔，每当看到她因不满意药物剂量而流露出失望和不快时，听到她半夜里痛的睡不着觉打我的呼机求救时，我也在受折磨……无奈中，我只能不断地从这个药换到那个药。虽然也在尽我的能力，却将她一步步领到更难解脱的深渊……”

这个医案所揭示的，并不只是一个病人如何因止痛药而走入依赖，也不只是一个医生如何在善意中一步步失去判断。很多时候，人为了逃避眼前的痛苦，容易抓住一种看似有效的办法，却没有想到，这种暂时的轻松也许正是另一个困境的开始。药物如此，世间许多诱惑也是如此。人若失去节制，只顾一时舒服，最终可能连身体、理智和生活都一并失去。由此看来，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只是某一种药，而是人在痛苦和欲望面前，能否保持清醒，懂得取舍。